

如此书房（第二季）

Living With My Books II

薛原 / 编



我常常勾勒，我的书房应该是明亮、干净的。书架无须顶天立地，能放下我全部的书便好；书也无须藏得太多，都是我喜欢的便好；书桌无须太大，只要够我看书、写字便好，白墙上挂幅字画，窗口养几盆绿植，最好是兰花，清雅些就好，这便是天堂之梦境了。

如此书房（第二季）

Living With My Books II

薛原 / 编

我常常勾勒，我的书房应该是明亮、干净的。书架无须顶天立地，能放下我全部的书便好；书也无须藏得太多，都是我喜欢的便好；书桌无须太大，只要够我看书、写字便好，白墙上挂幅字画，窗口养几盆绿植，最好是兰花，清雅些就好，这便是天堂之梦境了。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如此书房. 第2季/薛原编.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 5
ISBN 978-7-5155-1058-3

I. ①如… II. ①薛…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73325号

Copyright © 2014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如此书房 (第二季)

作 者	薛 原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20毫米×960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十月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058-3
定 价	49.8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2号院 (东区) 14号楼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薛原

新浪博客：青岛薛原。系《青岛日报》副刊编辑。著有《闲话文人》《画家物语》《海上日记》等，编有《如此书房》和《独立书店，你好！》系列等。



蜜蜂文库 BeePub

出版人/王吉胜

文库主持/张业宏

责任编辑/雷燕青

装帧设计/刘珊珊

投稿邮箱/beepub@hotmail.com

战略合作/  bookall.cn

编者的话

《如此书房（第二季）》是之前出版的《如此书房》一书的姊妹篇。在《如此书房》之前，我们编辑出版了《带一本书去未来》。在《如此书房》之后，我们编辑出版了《独立书店，你好！》。这三本书，贯穿始终的是对读书人当下生存状况的关注，如果说《带一本书去未来》关注的是纸本书在未来的命运，尤其是喜欢纸本书的读书人面对网络冲击的思考和作为，那么，《如此书房》关注的则是读书人在现实中的生活状况：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是否还是一种可能；而《独立书店，你好！》关注的则是在网络冲击下传统独立书店的生存状况。

这三本书出版之后，《独立书店，你好！》又相继推出了第二季和第三季，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我们时代大环境下独立书店的生存危机。现在，《如此书房（第二季）》也要出版了，与《独立书店，你好！》系列不同，本书并非是各地独立书店的生死死而引起的持续关注，而是与我们自身有关：这个时代传统的在书房里的读书生活，依然是许多读书人的享受和梦想。

在纸面上呈现丰富多彩的“如此书房”，是我们继续组编《如此书房（第二季）》的初衷。尽管网络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但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即便也与时俱进适应了网络带来的便利，但依然习惯或期待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在书房里读书，不仅仅是为了阅读，更是一种生活。当然，传统的纸本书阅读之外，现在对许多读书人来说，在书房里还有一项内容，这就是上网。网上阅读和时事浏览，也成了书房生活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在我们这本《如此书房（第二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也是当下许多“70后”和“80后”读书人的共同特征。

一间自己的书房在当下，对于许多读书人来说，还是一个梦想，例如供职于北京某媒体书评周刊的一位书友，在接到约稿函后发来了她的“书房”照片：地



北京某书友书房，地板上堆放着一摞摞的新书。在北京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对于漂在北京的读书人来说，是奢侈的。

板上堆放着一摞摞的新书，她说，现在还是租房，哪里有什么书房。是啊，在北京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对于漂在北京的读书人来说，是奢侈的。但是，即便如此，这间堆着书的房间，对她来说，也是一间属于她的追梦的书房。与此相反，在上海某公寓楼里，我见识了一间精致的书房，藏书以近现代书画家的画册为主，书房中央是一张明代的书案，这也透露了书房主人的特点：以收藏近现代书画和金石篆刻印章为主。这样的书房，对读书人来说，更是奢侈的。这两种“奢侈”的生活不同，但本质上是相通的，都是读书人的追梦生活。

还有这样一间书房：在二楼上，采光非常好，摆有一张简单的书桌，书桌前有一张木制的扶椅。旁边还摆着一张皮制的长沙发，还有一两件别的家具。窗子对面是壁炉，壁炉的两旁是书架。书架上的书显得很不协调，因为书都是按内容的性质排列，中间夹杂许多大小不一的文件和小册子，而且书架的上层堆满许多旧报纸和稿子，快要顶到天花板了。此外，房间各个角落也都散落着纸张和书本，还有雪茄、火柴、烟草罐和烟灰等，显得相当凌乱。这是马克思的书房。对于终生没有摆脱贫困的马克思来说，一直到晚年，他才拥有了这间属于他自己的书房，尽管书房里显得凌乱，但他清楚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他会在每本书上面做记号，



上海某书友书房，一间精致的书房，藏书以近现代书画家的画册为主，书房中央是一张明代的书桌。

不管这本书有多新多漂亮，他会随意折叠书页……房间里的地毯从门口到窗口的部分已经形成一条深陷的毁坏痕迹，因为马克思一个人在写作思考的时候，经常从门口到窗口来回走动。这段关于马克思书房的描写，来自《到芬兰车站》一书，这部描绘知识分子追求梦想和新世界的书，尽管写于半个多世纪前，但在今天看来，仍没有落伍。马克思的读书生活和他这间晚年才拥有的书房，即便对于今天的我们，也有着“生活在别处”的意义。

书房对于我们，并非只是“生活在别处”，林少华在《窥海斋记》一文末尾说：“凡此旧书新书土书洋书会师书房之内，与之朝夕相处，与之呼吸与共。风来涛声入耳，子夜明月半窗，使我在滚滚红尘中得以保持一份心灵的宁静和纯净的遐思，保持一份中国读书人不屑于趋炎附势的孤高情怀和激浊扬清的勇气。而这是办公室会议厅酒吧咖啡馆以至度假村等别的场所难以带给自己的。”

这也正是书房对我们的意义。

目 录

- | | |
|-----------------------------|-------------------------|
| 001 窥海斋记
文 / 林少华 | 063 书间的幽光
文 / 黄涌 |
| 004 书房：一个伪小资的审慎空间
文 / 韩青 | 068 我的书语生活
文 / 胡艳丽 |
| 017 书房与吊兰
文 / 高维生 | 072 藏书嫌屋小
文 / 林伟光 |
| 021 一个人的圣堂
文 / 阿占 | 075 飘来飘去的书房
文 / 王国华 |
| 033 数字化书房
文 / 于左 | 079 一间自己的书房
文 / 林晓莉 |
| 037 闲赋书房
文 / 巴陵 | 082 平畴远风
文 / 卢蕴慧 |
| 040 给书斋起名
文 / 曹红旗 | 086 十二楼·读书立说
文 / 徐峙立 |
| 047 书房之梦
文 / 范琛 | 089 在书房里思考
文 / 倪项根 |
| 050 我的书房在夏天
文 / 宋守山 | 093 蜗牛背上的书房
文 / 尚论聪 |
| 054 三十年前的书房梦
文 / 冯传友 | 096 书房内涵
文 / 孙永庆 |
| 058 一间盛书的房子
文 / 胡修江 | 099 在“书香居”里
文 / 钱欣葆 |

- | | | | |
|-----|-----------------------|-----|-----------------------|
| 102 | 心中有书读为房
文 / 王成玉 | 157 | 自己的书房
文 / 郑敏虹 |
| 107 | 用书香温暖一生
文 / 姚秦川 | 162 | 对不起，我的书房
文 / 王洋 |
| 111 | 我的书床生涯
文 / 张耀杰 | 166 | 茶仙子的茶书房
文 / 馨琦 |
| 120 | 书房“乱象”
文 / 张国功 | 175 | 阳光照进书房
文 / 馨琦 |
| 124 | 渴望书房
文 / 王文静 | 178 | 日日是好日
文 / 十二律 |
| 126 | 在心里划出一处书房
文 / 月下 | 186 |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文 / 任律 |
| 130 | 有书便是天堂
文 / 赵丹 | 196 | ——风荷举
文 / 十二律 |
| 134 | 我的书房 我的孤岛
文 / 照日格图 | 205 | 一个速食主义者的永无岛
文 / 馨琦 |
| 139 | 没有书房
文 / 海格 | 211 | 花自尘埃出
文 / 十二律 |
| 145 | 到底要不要个书房
文 / 熊奇侠 | 221 | 书房不藏书
文 / 馨琦 |
| 153 | 书房，我的贵族庄园
文 / 安若水 | 225 | 日月楼中日月长
文 / 馨琦 |

窥海斋记

文 / 林少华

夸张或不夸张地说，我的书房有好几百万朋友“见过”——在拙译村上春树小说译序和我自己写的散文文集序言的最后，我总是忘不了写上“于窥海斋”四个小字。

虽然我的学问和学识未必有人称道，但我这个书房的地理位置很有可能让不少优秀同行眼睛发亮（世上的事总是这么滑稽和不公平）——位于青岛城区东部且依山傍海。后面紧靠满坡槐树花的崂山余脉，前方不远就是烟波浩淼的东海。晴天可从书房窗口窥见红瓦楼尖之间光闪闪的一角海面，故名之为“窥海斋”，暗喻在无涯学海面前自己永远只能窥其一角。

非我刻意“忆苦思甜”，小时候穷得连个书桌都没有。我在只有五户人家（如今只弟弟一家了）的小山沟长大，写字做作业每次只能趴在柜角或炕上吃饭用的桌角。晚上点一盏火苗拧小的“洋油”灯，稍不小心头发就“吱”一声烧焦。那时脑海中最美丽的风景就是一张书桌了。用现在的话说，即所谓书桌情结。所以后来，尤其好歹当上教授，住房条件改善之后，书桌情结急速膨胀成为书房情结。

数年前由广州北上青岛有了新房，装修时我断然决定把南面最大的主卧室用作书房。并为自己这个与众不同的决定兴奋了好一阵子：睡觉何必霸占最大最好的房间呢，大也好小也好，熄了灯还不一个样！况且书总比床重要得多，尊贵得多，文明得多嘛！装修完后，我买回红木家具风格的书橱，靠三面墙排列整齐，阳台玻璃窗全部内置日式细木格纸糊拉窗，窗前放置长两米宽一米铺有榻榻米的“坐榻”一张，榻前放写字台。因榻与椅高度相等，故写字台前后皆可伏案——我又为自己这个神来之笔得意忘形了许多时日。最后把书分类，一本本仔细摆进书橱，使其各就其位。一日环视一排排书橱一排排书，忽然像面对威武雄壮的秦兵马俑



紧靠满坡槐树花的崂山余脉，前方不远就是烟波浩淼的东海。晴天可从书房窗口窥见红瓦楼尖之间光闪闪的一角海面，故名之为“窥海斋”。

一样涌起莫可名状的感动之情。

我虽然搞日本文学，但日文书只占藏书量的约三分之一，主要是日本文学文化方面的，其中有关村上君的最全，大体囊括了他本人的书和别人研究他的书。其余全是中文。一类是美学、哲学、宗教、历史及一些杂书，另一类是文学，主要是唐诗宋词等中国古典文学、古文论、古典文学研究以及近现代文学。日文书主要是为了工作和生计，中文书则大多出于爱好和心仪。总的说来，看中文的时间多得多，盖中文难于日文也。

年轻时喜读唐诗，在人生最艰难的岁月时以“仰天大笑出门去”

狂妄地激励自己；人过中年则偏爱宋词，“陌上花开，应缓缓归矣”每每令我低回流连感时怀乡；时下仍在一格一格移植村上君或涂抹自家文字，抓耳挠腮之间，偶为觅得一二佳句而激动不已，顾盼自雄。凡此旧书新书土书洋书会师书房之内，与之朝夕相处，与之呼吸与共。风来涛声入耳，子夜明月半窗，使我在滚滚红尘中得以保持一份心灵的宁静和纯净的遐思，保持一份中国读书人不屑于趋炎附势的孤高情怀和激浊扬清的勇气。而这是办公室、会议厅、酒吧、咖啡馆，以至度假村等别的场所难以带给自己的。



林少华

书房：一个伪小资的审慎空间

文 / 韩青

从小到大，我居所里从来没有过梳妆台化妆镜之类的物什，应该安置这类居家陈设的地方，总是放着书架或者书橱。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反正如此一来，每天应该在镜子面前观照自我形象的地方，变成了布满他人故事与思想的时空。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积累下来，不知不觉间，我失去了在日常生活中自我认识的能力，并且培养出某种变形变态的现实感，在我看来，那些书本上各种各样的异质的人生景象，每时每刻都能溢出字里行间，弥散在眼前的时空里。“生活在别处”？！米兰·昆德拉的这种说法虽然有点俗套了，可却是真的，我就是在自己家里到处流浪，心不在焉啊。

一个人与书籍、书房、书坊、书城之类的关系，让我觉得其中隐匿着一种似是而非的装饰感。一日三餐的平淡生活，因为它们形式化的介入，具有了一定幅度的起伏和节奏。

也许，这是我的矫情。

二十多年前，曾经遇到一个来寓所安装固定电话的人，进门之后，他口音里带着某种方言的浓郁质感，声音很大地说他的吃惊：他第一次看到人家里面有整面墙铺着堆满书的书橱！他说话的同时转过身来，视线在我与那一壁书橱之间逡巡一下。我格外记住了他说话时的神情与目光，完全非知识分子状，天真、朴素、坦荡，甚或有点憨愚，没有褒贬是非之类的价值判断，也无关乎这一壁图书数目的多或少，而只是奇怪它们被堆放在这里的合理性——这是真的吗，一个人的日常生活这样被书籍堵塞与覆盖着？

这个偶然的惊讶，借给了我一道旁观者的目光，闪电般在我的生活与书籍的存在之间划开，一瞥而来的，是曲曲折折的缝隙里流淌出无数的荒诞景象，像是

一段段支离破碎的电影胶片，让我想起路易斯·布努埃尔的《中产阶级的审慎魅力》。在那部气氛热烈的黑色喜剧电影里，有几个像是被梦魇不断追赶着的男女，总是混乱地奔走着，前后八次赶赴一场不断生出变故的聚餐。电影中的饮食餐会，既是叙述的策略化情节设置，又是一种人生愿望的象征，对应着这愿望的，是男女欲望的冲动。由此，看我眼前的这墙图书，无论它们是虚构与纪实、论文与散文、诗歌与小说，都可以被理解成是文字形式的愿望，而推动这些愿望表述的，是各形各色的欲望。所谓喜剧或悲剧，笑点、泪点、萌点、露点、焦点与热点之类，即是愿望与欲望之间的阴差阳错。我喜欢在寓所里有一个书房样的地方，隐蔽着一个允许混淆昏晨与是非的时空。这算不算是隐私性呢，此前，我还不曾想到这是一个问题：别人会怎么看你的书房？

其实，那个电话安装工所看到的房间并不大，不过十二三平方米，它的一面墙壁能有多大面积呢？就算这四面墙中有两面的书橱顶到天花板，又能放多少册书呢？在真正的读书、著书、出书、藏书的行家看来，实在寥寥无几。况且，书与书在品质、品位与品相上，也很有一些大不同的讲究。

安装电话后不久又有来者，他目光流畅快捷地在书橱间扫视一遍，说有许多书都过时了，至少有些已经不再流行。接着，他用揭秘时尚内幕的姿态，耐心地告诉我当时书店里最流行的一些图书书目。他还介绍，他自己的书房占据着家中最大的房间，里面的书经常会像换季的时装一样被最新的出版物顶替下来。这些时尚“科普”让我对他很感激，同时也有点疑惑，过去只知道报刊杂志有“过时”一说，现在，头一回把书店的书籍与店铺的商品等同起来，统一到“流行”的概念应用之中。然后，顺着他的眼神，用挑剔服装款式的眼力架打量眼前的书：多是基本款，真的非时尚。

据说有些人的书房是不让别人看的，看一个人读那一类书，与演艺明星的亵衣内裤可有一比，是他的情趣与精神的“露点”“走光”之处，他书房里的书能让人对其知识背景、思想资源、学问结构、阅读范围、趣味爱好甚至为人性情等等都一目了然。也因此，我的这番自我打量就审视出来了两项副作用，对于人生很具负面意义。

第一点，物以类聚啊，是真的。眼前这一位的购书看书写书总是十分有计划有目标，淑世、进取、励志，于我不能算友辈。我之于书，在貌似求知的愿望底下，



整面墙铺着堆满书的书橱。

多数有不大体面的好奇心，属于私窥欲吧，是力争在别的人生景象里达成自我满足的欲望。所以，我书橱里永远很乱，书本堆放甚无秩序，它们的类别与来历也纷乱杂芜。

第二点，就涉及这些书的来历，的确很可疑。有些陈旧的书仿佛是经年累月的尘埃，一层层淤积在生活里，从父母那里顺的、自己买的、别人给的、什么地方讨的……还有一些像是不明财产来源，无法说得清楚。而且，好多都没怎么认真看过，就像是当做工具堆放在工具间里，煞有其事的样子。

这让我再次记起那个电话安装工，他那种讶然惊异里，可能有些质疑的成分吧。一个人与书房的关系，某种意义上，就意味着他与生活的关系，除了常规的方式，应该还另有曲折的通道。

似乎是从那时起，我继续不断地买书、翻书、看书，甚至偶尔自己也有两三本很像“书”的模样的署名出版物，枕边床脚餐桌沙发厕所到处扔着的书，像一些咬了几口吃不下的馒头似的，卷着边的、噙着书签的、折着页码的、夹着报纸的……虽然期间搬过住所，放有书橱的那间房子比原来稍大了一点，书目也略有替换，但是，那一壁图书的格局依然：基本款，不时尚。而且，它作为书房的实际用途，远不如它作为一条通道。在这栋屋子里的所有房间中，只是它有两道门，北通客厅，南通阳台，我每天都走来走去地路过好多趟，只极其偶然地才端坐在它堂而皇之的大书桌前，那是要查看大砖头一样很厚很沉的辞典或画册，这也是因为如果我斜在沙发上看，实在是端不住它们。偶有一些风花雪月的感时触情，内心里的文艺腔调起伏澎湃起来，我甚至会觉得：自己与书房的可疑而混乱的关系，简直就是我身世的一部分。

父母是教书匠，书本就是他们谋生的工具，正像鲁迅说过的那样，比如农民要有农具，工人要备工具。从我有记忆开始，书架啦、书橱啦、书柜啦之类，像模像样地占据着房子里很大比例的空间。它们如同门窗桌椅床铺，是我视野里的自然之物，而且，书桌也是餐桌，客厅、卧室、书房统统一体。

他们搬过好多次家，其中的桌椅床凳书架是不动的。那年月家具都是公家的，案头床脚的上面刻印单位名称，行李中搬来搬去真正费些气力的，就是一叠叠一箱箱的书。我家最后一次千里之遥的长途迁徙，简直像是超现实主义电影里的写实细节影像：某个县城火车站空空旷旷的站台上，大大小小的书箱，堆成一座黑

黝黝的山形，一家子大人小孩的身影落在旁边，像点缀在山脚下几块零星石块。长长的铁轨伸向远方，绿皮火车轰鸣，车轮哐当哐当滚过，逐渐提速，产生一种对未来的悬疑感，然后镜头一转，书箱纷纷打开，叠映，定格，在一面新的书墙下，生活继续着……这可以讲成一个很长的故事，但几十年倏忽而过，却发觉童年记忆中的场景，像是基因，已经植入此后的生活模式，不说也罢。

自然，我的谋生方式继承了父母对书本的那种依赖性，并且，像是有过而不及其，某些部分变成了书本存在既等同于生活内容。但是在另一方面，书本中也隐隐渗透出生活的异质成分，至少，对我来说，它们曾经是重大的“剧透”。

小学生时代的一个游戏，就是在家中的各种书本里找插图看，还清晰地记得第一次看到赫胥黎的《天演论》时的那种震撼。它放在父母房间的书架从下往上数的第二道搁板上，里面有为数不多的插图，其中一幅是由爬行的猴子经过各种姿态的猿到直立行走的人的人类进化演示图，不知为什么就突然觉得脸面发热，脑袋里嗡嗡作响，一瞬间懵懵懂懂意识到“人类”的概念。当时，在差不多同龄的小孩之间正流传着一个非常神秘的恐怖传说，说大街上那些乞丐模样的老头，实际上是“拍花子”的巫师，遇到不听话到处乱跑的小孩，他只消伸出瘦骨嶙峋的手一拍那小孩的脑袋，小孩就会中邪一样跟着他，走至无人处就被施用魔法变成一只马戏团的小猴子，同时还要强迫他吃哑药，以后即使重返此地演杂耍给他家里人看到，他们也认不出他，他也无法说出自己的困境，从此一辈子只能当一个给人耍乐的小丑猴子！这幅插图证明了这个传说，在人与猴子之间存在着一条秘密通道，既然猴子可以变成人，那么反其道而行之，人也完全能够变成猴子，老乞丐巫师就掌握有这种往返变通的秘密。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人若要想从猴子境地中被拯救回来，必须开口说话：语言，是人能成为“人类”的一个重要保障。但同时，也让我对语言的本身和语言的现象生出分离感，学会或失去一种语言，如同学会或失去一种生活，可能就在旦夕之际。此后，很长时间都害怕看到猴子，我不能确定猴子那过分机灵的眼神背后，是不是隐藏着一个命运悲惨的小孩。

我的青春叛逆读物，也是从父母书橱里淘出来的。那是斯大林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的《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那时我已经是中学生，斯大林还是马恩列斯毛序列的世界级革命领袖，他女儿从当时的苏联叛逃到美国，出版了这本揭发独裁父亲的回忆录，翻译成中文，是供批判用的内部资料，没有注明出版社，